

中國古典名著珍藏本

醒世姻緣傳

西周生 著



1242.1
134/7-3

中國古典名著珍藏本

醒世姻緣傳

西周生 著 ● 春風文藝出版社



00058034

辽新登字3号

醒世姻缘传

Xingshi Yenyuanzhuan

西周生 著 瘦吟山石 校点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编110001)

首都发行所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900,000 开本: 805×1168 1/32 印张: 44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责任编辑: 马达骥 封面设计: 杜凤宝 责任校对: 三 伏

ISBN 7-5313-1340-5/I·1189 (上、中、下) 定价: 53.00元

利就把这二十两银一总与了他。他若有本事一日治好了，也是这二十两谢礼。你去吃了饭，我设处了银子，你把咱那黄骡合那青骡骡喂上，你骑着一个，牵着一个，快些回去接了他来；就今日赶不进城去，你就在东关里宿了，明日早进城。我赶日西崙等你到。这骡只怕乏了，留下他罢。”

狄员外合觅汉正在大门外说话，一个后街上住的陈少潭走来。狄员外迎到街心，作了揖。狄员外道：“陈老哥，你待往那去？家里坐坐吃茶。”陈少潭道：“我还有点小事儿待做哩，改日扰茶罢。你脸上忙忙的是怎么？”狄员外道：“我心里不自在。陈老哥，你就看出来么？学生砍着胳膊，不知怎么把疮就发了。请了府里的艾前川来治，他说回家去配药，临去上了些细药面子，贴上一帖膏药，疼的个孩子杀毛树孔的叫唤。我从新叫他揭了膏药，把那面子药洗了，疼觉住了些，把那疮弄的焮黑，只往里蚀。他倒挨磨了今日四日，他爽利不来了。他说：‘你要叫我治这个疮，你与我二十两银，先给我十两，再立十两的帖儿与我，好了再与我那十两。’我要钱可也自家来；你一边治着一边要不迟。这是甚么事？你且高枝儿上站着勒掯哩！”陈少潭道：“他既是这们等的，你可怎处？”狄员外道：“咱用他救孩子的命哩，咱说的么？甚么先十两后十两哩！我爽利一总给他二十两去。他满了心，他可来呀。前日他来，送了一两开药箱的喜钱，临去又与了他三两银配药。”陈少潭说：“咱到里头坐坐。”

狄员外让到客位，拱手坐下，叫人家去看茶。陈少

潭道：“这艾满辣号是艾前川呀；狄哥，你素日合他相厚么？”狄员外道：“那哩？也是听见人说，平日不认的他。”陈少潭道：“你不认的，你就冒冒失失的请他？这外科十个倒有十一个是低人；这艾满辣是那低人之中更是最低无比的东西，你就合他打结交？他自来治人，必定使那毒药把疮治的坏了，他才合人讲钱，一五一十的抠着要。他治坏了的疮，别人又治不好了，他‘蛇钻的窟窿蛇知道’。历城县裴大爷赚亮骨，使手薙了个疮，疼的穿不得靴，叫他治治，他就使上毒药，差一点儿没把裴大爷疼杀。差了两个快手鹰左脚锁了去，裴大爷没由他开口，就套夹棍。他那片嘴就象救月儿一般，说：‘老爷，这虽是个伤手疮，长的去处子不好，汤汤儿就成了赚疮，叫那皮靴熏坏了，要不把那丁住的坏皮蚀的净了，这光骨头上怎么生肌？凡百的疮，疼的容易治。这疼一定是蚀净了败肉，医生能叫老爷即时就止了疼，次日就干了脓，第二日就收口，第三日就好；如再治不好，领老爷的夹打不迟。’老裴说：‘且放起他来，三日治不好，叫他死不难！’他弄上点子的药，熬了些水替他洗了，上上了些面子，换上了帖膏药，那疼就似捱了去也没有这们快，可不只三日就好了？老裴说：‘你在本县身上还这们大胆，你在平人手里还不知怎么可恶哩！你只别治杀了人，犯在我手里，我可叫你活不成！——赏他一两银子去罢！’他的丈母也是长了个疖子，问他要了帖膏药，他也把那起疼坏疮的膏药与了他一帖，把个老婆子也只差了一点儿没疼杀。老婆子上门来发作，他可雌着嘴笑，叫他老

婆兜脸打了几个嘴巴。他说：“我知道真个是他用来么？我当是他要给别人贴来。另拿帖膏药贴上罢呀仔么？”只是马义斋家好哩。马义斋可别屈了他，他倒没治杀他。马义斋死了，他全家大小穿着孝，一日三遍往他铺子门口烧纸哭叫，作践了个臭死。捏着头皮儿，只怕老裴知道他治杀了人，合他算帐。论他实是有几个极好的方，手段也极去的，只是为人又歪又低。你昨日只该请南门外岳庙后的赵杏川好来，是王府的医官，为人忠诚，可是外科的那些歪憋他没有一些儿，——但这外科们可也怪不的他，不肯使手段，人可也就不肯给钱。——本事尽好，家里可穷。你这去要是艾满辣再勒措不来，你就请了赵杏川来，你说是我荐的。治好了，你有四五两银子谢他，他就知感不尽的，不照依那歪戾养的又歪又吃大食。”狄员外道：“他既是这们歪憋，咱不请他，咱就请赵杏川罢仔么？”陈少潭道：“你已是叫他治了会子，又与了他三四两银子买药去了，怎么又好换的？爽利叫他治罢。”狄员外道：“要是再没有别的好人，咱只得求他；既是有赵杏川这好相处的人，咱放着不合他相处，可合这歪人皮缠为甚么？万一来到，咱一错二误的管待不周，或是他再另起甚么念头，他再使出甚么低手段来，这孩子可是难搭救了。咱就象马义斋家往他铺子门口烧纸哭叫，就叫他偿了命，济的甚么事？陈老哥，就央你写个字儿，封二两银子，叫他家里安排安排，咱请了赵杏川来罢。”陈少潭道：“咱改了请赵杏川，那艾前川买药的三两银子只怕倒不出来呀。”狄员外道：“那买药的三两

银是咱不消提的了。”陈少潭道：“这也罢了。你取个封套合个折柬儿来，我就在这里写个字罢。”

狄员外叫人取过文房四宝。陈少潭研墨舒纸，写道：

侍教生陈治道拜上杏川赵兄门下：久违大教，渴想，渴想。有舍亲狄宾梁令郎长一疮，生盛夸赵兄妙手，舍亲敬差人骠薄礼，专迎尊驾，幸即亲临敝镇。倘得痊愈，恩有重谢，不敢有违。速速！专候。治道再叩。

将书递与狄员外看了，封口严密，封了二两书仪，差了觅汉，星飞前去迎接赵杏川前来治创。觅汉骑着一个骡子，牵着一个骡子，飞奔而去。

却说艾前川料的狄家父子是个庄户人家，只晓得有个艾满辣是个明医，那里还晓得别有甚人；且是那三两买药的银子是个管头，怕他再往那去？单单等那觅汉回来，不怕他不先送这十两银子合那十两的文书。只见呆老婆等汉的一般，等了一日不到，已甚觉心慌；等了二日不来，看看的知道有些豁脱；等到三日不见狄家人到，艾前川自己已是又焦又悔，怎又当得个老婆走在耳朵边唧唧啾啾个不了，千声骂是“贪心的狼忘八”，万声骂是“喂不饱的狼强人”！“这们一个有体面大手段的人家，不会拿着体面去使他的钱，小见薄德的按着葫芦抠子儿！你既是显了手段，叫人受着苦，你可还快着去治他呀！你可又勒掯不去！人受一口气，喂狼不喂狗的人，要是给人个好手段，别人叫他疼，你能叫他别疼，你可回家不去了，人还有想你的。你把人治的叫苦连天的，你

可勒掯着人家不去，人可为着甚么想头还想你么？捎来买药的三两银子，你使了他的。他说不请你看疮了，他没有不来要这银子的。咱先讲开：我的几件绢片子，我可不许你当我的，你就别处流水刷括了给他！县上老裴张着网儿等你哩，要是嚷到他耳朵里，只怕你不死也去层皮！”翻来覆去，这老婆的舌头絮叨个不了。

这艾前川平日是个惧内的人，如今吊了一股大财，且又要倒出那三两银去，已是一肚子闷火；再搭上一个夜叉婆琅琅着个东瓜青白脸，翻掀着个赤剥紫红唇，高着个羊鼻梁，凸着两个狗颧骨，三声紧，两声慢，数说个无了无休，着极的人激出一段火性，把那柜上使手尽力一拍，嚷道：“没眼色的淡嘴贼私窠子！你劈拉着腿去坐崖头挣不的钱么？只在人那耳旁里放那狗臭屁不了！我使那叫驴鸡巴捣瞎你妈那眼好来！”

看官听说：那夜叉婆毒似金刚，狠如罗刹，是受老公这样骂的？登时竖起双眉，瞪了两眼，吼的一声，伸过手去，把一顶八钱银子新买的马尾登云方巾寻将下来，扯的粉碎，上边使那紫茄子般的拳头就抵，下边使那两只稍瓜长的大脚就踢，口里那说不出口听不入耳的那话就骂。这艾前川既是惹发了他的性子，你爽利与他反乱一场，出出你那闷恼，却不也好？谁知见他咆哮起来，回嚷作喜，赔礼不迭。那夜叉婆既是开了手脚，甚么是再收救得住，声声只说：“该千刀万剐的死强人！从几时敢这们欺心！我合你过你娘的甚么臭屁日子！”把一个药箱，拿起那压药斲的石狮子来一顿砸的稀烂，将一把药

锄在门槛底下别成两截；走到后面，把一个做饭的小锅，一个插小豆腐的大锅，打的粉碎；又待打那盆、罐、碗、盏、缸、瓮、瓶、坛。艾前川只得跪了拉他。艾前川平日是晓得些把势的人，谁知触怒了凶神，甚么把势还待使得出来，叫他就象驱羊遣狗相似。

正在那里夫妻相打，觅汉请到了赵杏川，送了书仪，许了即时收拾药料衣装，时下就要起身。觅汉想道：“赵医官收拾行李，必定也还有一会工夫。艾前川既然勒掯不去，另请了别人，他前日那买药的三两银子，主人家说舍吊不问他要，我如今到他那里问他要那银来。陈爷说他怕的是那历城县裴大爷。他若不与我时，我拾他两头，拉了，合他往历城县门口声冤。他总不肯全付还我，就是二两一两也好。”凶凶的走到那边。艾前川正与老婆合着气，看见那觅汉手里不曾拿着甚么书仪，又不曾牵着甚么马骡，满面怒容，料得不是甚么好的光景，勉强说道：“管家，你此来是接我哩么？”

觅汉道：“不用你了。你说的那话，我尽都与主人家说了。主人家说：你若用心看得好了，莫说二十两，半现半賒，就是预先全送也有，就是再添十两三十两也有；你把人使了毒药，叫人要死不活，你却支调来家，勒掯不去，情上恼人，赌气不叫你治，差了人往临清另请人去了；叫我来要那买药的三两银子哩。那一两原是送你开箱的喜钱，免追罢了。”艾前川道：“好管家，那一日我吃了几钟子烧酒，空心头就醉了，你又催逼着我起身，我酒醉中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臭屁，谁料你就认了真，对

着狄员外说。狄员外是错待了人的？可不叫他怪么？我见你去了又不回来，叫我想道：只怕是我那清早醉了，说了甚么不中听的话。叫你去了，俺婆子才一五一十的学给我。俺婆子抱怨，说我把财神使脚踢。我又后悔，没要紧大清早神差鬼使的吃了这血条子，甚么脸儿见你员外？羞杀人！管家，你牵的是甚么头口？我即时就合你去，一切用的药，我都收拾停当了。”觅汉道：“俺员外没说接你去；只说：‘你问他要了那三两买药的银子来。你若要不将来，我坐你的工价。’”艾前川道：“那银子我已尽数买过药了，那里还有银子？这是员外不耐烦我的话。你没有生口，咱走到东关春牛庙门口，我自己雇上个驴去。我尽着力量治；治好了，我也不敢望谢，只结个相识。”觅汉道：“俺往临清另请好明医去了，不用你治。你只把那银子给我拿了去。”艾前川道：“银子使了，你改日来取罢。”觅汉道：“改日取罢！你只再说不给，你试试！”艾前川道：“有银子肯不给你么？实是买药使了。要不，你拿了药去。再不，你等着使了药，另赚了钱给你。”

觅汉照着艾前川的胸膛猛割丁拾了一头，扯着就往县门口吆喝道：“你骗了人家的钱来，勒掯着不替人治创，把人的创使低心弄的恶发了，误了人的性命，咱往县里禀裴大爷去！”艾前川口里强着，身子往后倒褪。那夜叉婆从里头提溜着艾前川一领紫花布表月白绫吊边的一领羊皮袄子，丢给那觅汉，说：“那银子他已使的没了，你拿了这皮袄子去。他有银子，你赎与他；他没银子赎，

你怕卖不出三两银子来么？”觅汉道：“要不将银子去，员外坐我的工食哩。我要这穷嫌富不要的杭杭子做甚么？”夜叉婆道：“你拿了去，由他！这皮袄子是他的命，他出不去三日，情管就赎。我是恨他心狠，打脱了主顾，正合他为这个合气哩。你听着我说，你拿了他，好多着哩。”觅汉道：“既是你这娘娘子说，我就依着，破着不赎，算了我的工食，我穿着放牛看坡，也是值他的。”拿着去了。

艾前川无可奈何，极的只干瞪眼，三两银子换去了五两银子的一件皮袄，家里打了够五六两银子的器皿，受了老婆的够一布袋气，受了觅汉的许多数说，受那街上围着看的人说了多少不是。

觅汉拿着皮袄回到赵杏川家，恰好赵杏川收拾完备，留觅汉吃了饭，将两个骡子撒喂了草料，觅汉把那皮袄垫在自己骑的那头骡上，同着赵杏川加鞭前进，没到日西，到了明水家里。狄员外预备下的酒饭，又着人去请了陈少潭来相陪。

那赵杏川大大法法的个身材，紫膛色，有几个麻子，三花黑须，方面皮，寡言和色，看那模样就是个忠厚人。吃了不多两杯酒，用过了饭，同着陈少潭、狄员外去看狄希陈，解开缚胳膊的绢帕，揭了膏药，赵杏川端详了一会，说道：“这不是刀斧伤的疮么？”狄员外道：“果是刀砍的来。”赵杏川道：“起先不谨慎，把疮来坏了。叫谁看来？又叫人用了手脚，所以把疮弄的恶发了。”狄员外道：“这疮也还治的么？若治好了，恩有重谢，不敢有忘。”赵杏川道：“这又不是从里边发的毒疮，不过是皮

肤受伤，只是叫人受了些苦，无妨的。这疮容易治。”

寻下药吊子，赵杏川开了药箱，攒了一帖煎药，用黄酒煎服，狄希陈服下，当时止住了疼；又攒了一服药，煎汤把疮来洗净，敷上末药，贴上膏药，次日，揭开看，把那些败肉渐次化动；又用汤药洗净，从新上了药。次日，败肉都已化尽；又用药汤洗净，另上生肌散，另换膏药。三日以后，沿边渐渐的生出新肉，红馥馥的就如石榴子儿一般。十日以外渐渐平复。赵杏川时刻将他守住，不许他私进家去。刚得二十日就收了平口。赵杏川仍旧陪了他十日，足待了一个月。叫他服了二十剂十全大补汤，终是少年血气旺的人，调养得壮壮实实的个人。

赵杏川要辞了回家。狄员外除这一月之内，叫人往他家里送了六斗绿豆，一石麦子，一石小米，四斗大米，两千钱，不在谢礼之内，又送了十二两银，两匹绵绸，一双自己赶的绒袜，一双镶鞋，二斤棉花线，十条五柳堂大手巾。赵杏川收了那四样礼，抵死的不收那十二两银。狄员外再三固让。赵杏川道：“适间若是二三两，至多四两，我也就收的去了，送这许多，我到不好收得。原不是甚么难治的疮，不过费了这一个月的工夫，屡蒙厚赐，太过于厚。”狄员外见他坚意不收，只得收回那十二两的原封，另送了四两赆敬。赵杏川方无可不可的收讫。狄员外又盛设送行，请了陈少潭、相栋宇、崔近塘一伙亲友奉陪，尽欢而散。后来狄员外合赵杏川结成相知，遇麦送麦，遇米送米，连年不断，比那不收的十二两银过去了几倍。这些后来没要紧的事，不必烦琐。

却说那个觅汉叫是常功，诈了艾前川那件皮袄，也还指望他拿银子来赎去，不敢轻动他的。等到十月，过了小雪，及至十二月，到了小寒，不见他来赎取，凡遇赶集，瞒了狄员外把这皮袄插了草标去卖。这件东西，那有钱富家的人，一来谁家没有自己的羔皮，去买这见成来历不明的物事？那没钱的穷人，谁家有这三四两银子买这件皮道袍？穿在身上，又打不得柴，耕不得地。所以每集去卖，每集都卖不去。

到了次年正月初一日，常功想道：“这有幅子大袖的衣裳，那里见得只许有钱的人穿！那穷人不穿，只因没有。我既有这道袍，那见的穿他不得？”年前集上二十四个钱买了一顶黑色的羊毛毡帽，老婆亲手自做的一双明青布面沙绿丝线锁的云头鞋，将那帽戴在头上，把鞋穿在脚下，身上穿了那艾前川的紫花布面月白绦吊边的羔皮道袍。艾前川身瘦却长，常功身肥却短，穿在身上，半截拖在地中。初一五更起来，装扮齐整，先到了龙王庙叩头，祝赞龙王叫他风调雨顺；又到三官庙叩头，祝赞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又到莲华庵观音菩萨面前叩头，祝赞救苦救难。同班等辈之家，凡有一面相识之处，与夫狄家的亲友，只为穿了这件衣裳，要得衣锦夸耀，都去拜节。致得家家惊怪，人人笑谈，都猜不着他这件衣裳从何而得。又到狄家与狄员外、狄希陈拜年。狄员外出来见了，正在诧异，问道：“你那里这件衣裳？古怪的紧！”谁知这穿了道袍的人，他便不肯照平时一样行礼，一连两三拱，拱到客位里边，将狄员外

拉到左手站住，说道：“讨个毡来，这新节必要拜一拜才是。”狄员外忍不住大笑，说道：“你是醉了？”叫狄周好生打发他吃饭。

狄员外抽身走进家去，常功拣了头一把交椅朝南坐下，只见众人都齐齐的看了笑话。他自己也觉得没有兴头，说道：“人说‘只敬衣衫不敬人’。偏我的衣衫也没人敬了。”狄员外到家，对了调羹合狄希陈告诉了大笑；又说：“他却是那里得来的？我绰见里边一似有月白绫做里的。”狄周道：“他穿的是件羔儿皮袄子，还新新的没曾旧哩。从头年夏里接赵医官来家就有了这袄子。问他，他说是买的。每日赶集去卖，没有人买，他爽利自家穿了。”狄员外道：“这事跷蹊！他那里买的？别要有甚么来历不明带累着咱，可再不只怕把赵杏川的皮袄偷了来，也是有的。”狄周道：“不相干；他背在他骑的骡上，赵医官见来。怎么听他那口气，一似憋的艾前川的。”狄员外道：“那艾前川好寡拉主儿，叫他憋这们件皮袄来？这事别当小可。要从咱这觅汉们弄出事来，咱担不起。你叫了他来，咱查考他查考。”

狄周寻到他家，那里有他的踪影。寻到三官庙里，正穿着那件皮袄，嗑着瓜子，坐着板凳，听着人说书哩。狄周走到跟前。常功说道：“你来听说话哩？这书说的好，你在这里坐着。”狄周道：“员外叫你说甚么哩，你流水的去。”常功道：“我清早赶头水去与员外拜节，不瞅不睬的，又叫人说甚么的？”狄周道：“为你清早去拜节，没的待你，请你去待你待哩的。”

常功只得跟狄周到家。狄员外问道：“常功，你这穿的皮袄子是那里的？”常功道：“是我府里买的。”狄员外道：“你使了几多银钱买的？”常功道：“我使了一两银买的。”狄员外道：“那里的一两银？你买的谁的？你买这待怎么？”常功道：“头年里我去接赵医官，到了南门里头，撞见个人，拿着这皮袄卖。他说了二两，我还了他一两，我也只当合他顽顽，他就卖了。我只有六钱银子，还问赵医官借了四钱银，添上买了。”狄员外道：“你这瞎话哄我！你才认的赵医官，怎么好问他借银子？他甚么方便主儿，有四五钱银子借给你？”常功道：“谁问他借来？他见我商量，他说：‘这皮袄便宜，该买他的。’我说：‘只有六钱银子，不够买的呢。’他说：‘你差多少，我借给你。’我说：‘我只有六钱。’他就借了四钱给我，我就买了。”狄员外道：“这又是买的了？你偷的那艾前川的皮袄呢。”常功道：“那里的瞎话！我偷甚么艾前川的皮袄？”狄周道：“你别要合员外强了，近里艾前川捎了字与员外，说他的皮袄被他眼不见就偷了来，叫员外快快的追了还他，要不，连员外都要告着哩。员外不信，只说是为咱没请他，他刁骂你哩。谁知他说的是实。”

狄员外绰着狄周的口气，说道：“你且别说给他实话好来，看他再支吾甚么。你既是说了，把他的皮袄剥下，连人带袄押到府里，交给他去。”常功道：“员外，你听那烂舌根的骚狗头瞎话，怎么长，怎么短。他老婆怎么给我，我不要他的。他老婆怎么说，我才拿的来了。他老婆不是证见么？说我偷他的呢！”狄员外道：“这就是

了。我没去叫你要，你怎么去诈他？这们可恶！我给你一两银子，你好把这皮袄脱下，我叫人送还他去。你穿着又不厮称，还叫番子手当贼拿哩！”常功使性傍气，一边脱那皮袄，一边喃喃的说道：“撞见番子手，可也要失主认赃，没的凭空就当贼拿么？这是员外舍过的财了，我的本事降了来的，干员外甚么事？他那使毒药恶发了疮，腾的声往家跑的去，叫人再三央及着，勒措不来，二三十的憋银子；这不是陈大爷举荐了赵杏川来，这大哥的命都还叫他耽误杀了哩！送给他去也只是‘驴屎子上画墨线，没处显这道黑’，只怕惹的他还戾声噪气的哩！”狄员外道：“咱只将好心到人。他低心不低心，自有老天爷看着哩。狄周，你到明日拿两银子的钱给他。今日大初一的，且迟这一日。”常功将这皮袄留下。狄员外叫狄周收了。

正月初十日狄员外叫狄周到府里买纱灯，叫把这皮袄捎还艾前川，说道：“那买药的三两银子，员外已是不要了，冤汉背着员外要了这皮袄去，不是见他初一日穿着，也还不知道哩。”艾回子道：“我正待穿着往外去，他不由分说，夺了就跑，袖子里还有汗巾子包着三四两银子。这一向蒙军门老爷取在标下听用，一日两遍家进衙去，有病看病，不看病合军门老爷说会话儿，通没一点空儿去要。这两日正待合军门老爷讲了，差家丁问你家要去哩。”故意的掏掏袖子，就道：“汗巾包的四两银子呢？”又提起上下一看，说道：“你看！穿的我这二十两银买的衣裳有皮没毛的！”

狄周见他说话不中听，气的挣挣的站着，只见一个穿青的人走来，一屁股坐在店前的凳上，袖中取出一张票来，说道：“巡道行到县里，军门老爷怒你治坏了管家的疮，革退听用，追你领过的廩粮，限即日交哩。”艾前川听见，失了颜色，半日做声不出，才待要收那皮袄。狄周将那皮袄仍自抱在怀内，说道：“你既是与军门老爷讲不的了，可也不怕你再差家丁去要，我还把这皮袄拿回去罢。你有三两银子去赎；你没三两银子，我把这皮袄给俺那驴穿，给俺那狗披着。你害汗病发疟子来？五黄六月里穿了皮袄往外走！他夺了你的！”狄周拿着就走。艾前川就赶，说道：“管家们，怎么都不识顽，顽顽就快恼了？”

那个差人也随即赶到，说道：“艾老爹，你别装这腔疑哄人，你得空子好跑，咱到县里见见大爷，就完我的事了。”艾前川道：“我是一筐一担的人家么？这能有多少东西，我就走了不成？”差人道：“你这些人们转眼溜睛的，有个信行么？你要不去，我就与你个没体面。”一边就往腰里取绳，要往脖子上套。

狄周见那差人合他缠帐，拿着皮袄佯长走了。到下处，叫人挑着纱灯，把皮袄叠了一叠，杀在骡上，骑着家来，见了狄员外，把那艾前川可恶的腔款学说了一遍。狄员外道：“这些人可也不省事，你们可也好合他一般见识。他撒骚放屁，理他做甚么？把这件衣裳丢给他，就完事了。这可那里消缴哩？”

狄周道：“放着！由他！我到冬里换个蓝布边，吊上